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二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行狀五首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茨軒張公行狀

亞中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公

行狀

封宜人劉母甘氏行狀

太孺人馮母行狀

行狀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先山西臨縣人有諱仲謙者宋季兵亂避地綏德因籍故馬氏遂爲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震生永盛永盛爲壽官壽官生驄驄號煙山公馬氏自煙山公始讀書爲儒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歲貢爲夏縣訓導陞萬全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配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驊次汝驌皆側室王氏出教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党王俱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爲弘治癸丑九月十九日煙

山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月墮懷中取而抱之懷覺
異之以爲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髙全棄官携先生
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
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爲生
以爲年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
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爲才子能詩繇先
生爲人沈毅有大節己卯中　武皇帝且南狩諫者
輒獲辠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即畏辠竊不爲　宗
廟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
闕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阢不可

天子怒罰跪　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卒聽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于法得醳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櫝前啟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令葛者賄入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致于法威嚴震于部中辛巳　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悉　詔知

州還爲編修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千數而前
王以禁不得㬎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焉曰馬
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天子用吏請旌
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爲同考官以覲
卜才氣取士士多類巳乙酉　武宗實錄成有纂修
勞陞修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先生連
哭其父母至嘔血毁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尋
改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大學充講官坐講言辯而
正　賜文綺而司業壓于祭酒不得有所䂓畫然諸
生固知憚馬先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陞南京

通政司右通政又三歲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於是先
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今與
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縣格不解其
所約有懲斯踰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　令制
大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
因貴關說求越疾出卒不聽卽序及故抑奪之曰以
懲求者益自是大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庚子
禮部右侍郎缺陞祭酒右侍郎當是時少傅袁州嚴
公爲宗伯宮詹松江孫公爲左侍郎而　上興禮樂
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洽

覺群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答如嚮平居視之
額恂恂若不能者嚴公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
居久之嚴公拜相見　上言馬侍郎賢　上由是知
侍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故病
肺爲詩晚節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
觀皆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惻惻
不能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一歲　上
聞劉下內閣問故嚴公具悉而對　上悼之爲遣官
致祭護櫬歸　勑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履謚
曰文簡豫孤逢乾爲官生皆殊渥也令不死得秉會

欵起佐　明主濟昌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甚具竟不及施死矣公性澹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驊死厚恤其孤而汝驌亦藉以立甥十餘人數來乞分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御史楊子本深以其女聘逢乾郎中南子逢吉檢討王生維楨皆以鄉故咸會哭其室已共發笥視之無有也翌日嚴公來弔知之爲賻治棺殮而今右相南郡張公者以繼嚴公爲宗伯與文簡爲寮又來賻而孫公文時時即其館撫孤逢乾而憐之若已子云公初娶郡人

劉英女以弘治壬子正月十三日生嘉靖乙丑三月十九日卒年三十八歲有婦德事載墓志中贈恭人生一子四女咸夭繼娶劉氏故霸州知州中部劉君瑋女封恭人恭人天性樸儉衣不御綺日食一菜脫粟之飯寔助公廉又慈家人有生得野雀獻者亟命放之先公五月卒寔七月二日也距其生正德癸酉八月十七日年三十一歲有女一幼側室張生一子即逢乾卒十年所矣公室遂無人卒時獨二孫哭其帷而弟汝驌及汝驊子會亦至哭之曰汝駿者公之長兄也今汾西知縣前廣德州判官廣德上計來京

期視公疾比至亡哭之會遷官以其櫬歸見嚴公受誠撫孤今年夏以子大學生一乾自汾西抵書維楨曰瑩壙且就卜以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納文簡與其配二氏合而碑志非得當世尊顯者之撰則莫以信示來世予將哀乞焉予業諸爲狀有乎楨于文簡公爲館局脫遴又甚不肖而公顧謂我爲小友也接遇至勤行能緒論私竊寔多乃遂與紀次其事公所著詩文若干卷公且卒之十日自緝前屬楨舉手曰幸爲我校此集收之令無散滅亡也予歷官多閒曾建立少最致心力獨此耳公談詩常依深嚴忌漫綏淺

俗今校集乃自作固如此校定且謀之梓擬稱曰西玄先生集而未能也先生號西玄今刻西玄詩行世者集中十一耳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葵軒張公行狀

嘉靖辛丑八月一日昭勇將軍葵軒張公有子曰安世者以應襲中陝西辛卯省試安世有同年友曰華州王生屬謁告在里安世以書抵告泣謂余曰先將軍已矣然有大勳德焉不列諸竁石莫以托弗朽茲將走使洛陽請吾師鳳泉先生銘知余者子也知余斯知余父矣幸爲狀毋辭於是王生掇次來疏按事

而操筆焉狀曰公諱鵬霄字圖南葵軒其號也上世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曾大父英自瓜州渡江從高皇帝取天下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年上忽詔英曰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為侯英辭曰臣年老子孫薄福即指揮足矣乞勿授　上賢之賜緋袍金帶留侍京朝英傳秤秤初慶陽衛尋改西安後衛奉　高皇帝命平雲南會冒瘴疾作　上賜佩刀及家人二戶慰之夫秤者葵軒公之大父也秤有子二人曰煥曰敏　文皇帝與詔煥隨侍煥無嗣敏得襲其官敏稱長者有器度是為公父配周氏

以天順癸未閏七月八日生公公脩軀通臂豐頤疎髯高如紫玉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鍾尤精騎射壯膂力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守榆林已推衛僉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効才一時寮佐咸推伏莫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軍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騎兵二百遇敵滿受堡公曰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騅揮刃突來公率壯士許宋三直前斬之朱甲青騅者益酋長云虜懼遁我軍無傷事聞　天子壯之賜白

金綵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𡏖滿者全軍皆沒坐免
者衆人以是咸服公勇而公益有名少傅邃菴楊公
者
毅皇帝時來總制三邊聞徵公幕下咨兵畧建
圖畫計山川夷險之形暨奇正分合之勢炯炯在目
楊覽而奇之大息曰大將才也欲大用不果後環慶
地方缺帥有才總制者知公疏公守備環慶陞署都
指揮僉事至則懸賞募兵招商實廪斥堠繕飭城隍
峻浚又　奏歲增銀布時犒士卒環人安之寧夏寘
鐇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
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測矣於是令善

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賊聞船奪度不免乃内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天子降勑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帛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都司事故闒相躡莫之或振公憤然曰不振不立於是刷姦剔蠹者令布條咸斬斬有實軍吏慴縮無敢犯都司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湘洛間橫不可撲或有薦都司者而大司馬幸菴彭公亦檄公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賊公即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之渠魁廖麻子喻老人相繼授首俘馘

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其時論功第一有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謁紀功率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道王銜之乃獨掩公功弗上又分六級三陣同事者皆晉秩公止得　賜白金及金衣一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洛南盜負山孫副使難其勦向公念曰此無乃漢南鵠兒故事邪公哂曰未也可二十日擒比捷才十九日孫大服又平石門山回賊擒其首田迪遂盡收餘黨歸屬冬雪沒徑馬跌傷足公以是不出居數年今　天子興復起遂菴入公總邊事公以楊雅知我再出董旅期大得志

于時楊壯之歎曰孰謂廉將軍老尚可用也令代廵
諸邊乃卽疏公掌寧夏都司事不報公曰今之仕宦
者余知之矣不蹊徑卒貶折爾于終不能蹊徑貶折
官而愧于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
楊公王公連疏薦之竟不出公才氣卓犖屢著勞伐
人謂三錫五等之階超足可至卽公亦自謂非俛俛
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不獲大致顯融豈李廣不侯
數信奇邪抑時值獨吹而公操絃邪嗟哉公之得謝
也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家廟展祭畢坐堂
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訓以內政甚肅生平不

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先公守環時夢
一老人皓首龎眉兩手捧紅羅龜公且曰與公約之
得八十尺末稍不足人咸謂公壽徵由今觀之信有
數邪公慷慨峻整絶機械論議可否商裁琅琅傾聽
好稽古昔説先王與言遂肯超悟自得即章縫之士
猶或後焉余同年渭南有劉子文甫臨潼有任子伯
玉二人者曩遊長安與安世交因獲見公為余道之
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爲指揮總中軍時有太監劉雲
者鎮守陜西肆誅求脇公爲附公面折其非法數事
執不從劉怒令無籍毀其宅又僉書都司時能立判

究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此豈非豪亢自負皴達不局者哉公配胡氏大興尹珣女封恭人加贈淑人繼白氏清澗大叅行順兒良女皆先公卒其婦德母儀各載太史康公及總戎楊公兩志中又繼周氏貴州憲副封君統女子一才即安世台出才娶楊氏都督同知宏女繼韓氏叅議邦靖女又繼焦氏儀賓漢女孫女二長聘胡守備隆子應龔指揮使靖次聘劉守備紳子應龔指揮同知天敘俱楊出安世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公兆在咸寧縣光泰里龍首山王生曰人亦有言種木自此種德自

昌余觀葵軒公宣力王事迄老弗倦又讓田于伯仲二氏用饒可謂篤倫敘理者矣有子如安世當哉夫長安多文士才卿士生其間者尺寸無譽太微先生詞壇之鉅師也乃往往稱安世不輟口鳳泉先生擅聲當代慎與可往校士長安即首録安世安世遂有名塞關中矣安世博學負奇氣不欲以武顯虛蔭幾念年不襲工辭賦能不作今人語設偶時階用當必凌跨時曹拓光先業所謂偉男子哉葵軒公且卒瞪目視曰吾有兒才後復何慮語曰知子莫若父信然哉信然哉余謭劣且知公未譜槩爲此論俟命世作

者采焉

亞中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公

行狀

公諱漢字希節別號渭川成化乙未五月二十四日生嘉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七歲卒之一二日呼其子棐屬曰我死郎銘我必王氏子狀我而可言至再王氏子者翰林檢討王維楨也公有兄弟凡五人曰周七品散官曰曾兵部車駕郎中公兄曰郊監察御史曰野刑部主事公弟而車駕公者王氏子之外舅也故悉東氏之閥譜東氏之履者

皆莫先于王氏子王氏子將辭里之官棐皇皇路門
求止曰先生去即誰與狀先大夫乃述先大夫易簀
之言懷懷于禎者如此乃禎竟不得以脂車辭遂爲
之狀狀曰東氏之先蓋鞏昌人有諱良惠者仕元爲
商州總管值紅巾亂城陷死之於公爲高祖事定高
祖之配鄧攜其子驥走居華州不去遂世爲華州人
驥子昇博學有文以貢爲商河縣丞驥公曾祖昇公
祖也昇有子四人舉進士者三人長思忠四川按察
兵備副使次思誠吏部考功員外郎次思恭兵科給
事中而渭川公者按察公第三子也按察公配薛恭

人而生公公生之夕恭人夢樂聲洋洋自空中下導
一緑衣婦盤捧嬰兒降恭人寢所謂恭人曰此與若
子公生而天性孝友靈穎非常年十一按察公卒于
官公扶柩悲號自蜀及家間關數千里不替比長窮
覽墳典刻厲有志嘗曰夫余冠簪之胄而書史之業
也先大夫沒甚空橐以歸乃余兄弟不自圖振興令
延累老母其何顏見先大夫于地下乎弘治癸丑車
駕君謁試禮部公從之至京因受無錫泰公之學無
錫之學主理公既依泰乃遂即其京之慶壽寺僑寓
卒業嘗夜不就榻晝自炊食惡衣蔬飦意澹性恬若

不自知爲貴家公子如今之藉粱肉縱厭飫者久之學大益曰吾可歸矣歸遂爲學官弟子有名會遂菴楊公者校士華州覽公文詫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是乃優之首拔置正學書院書院萃三秦之才乃三秦之才亦靡不推轂東氏矣戊午果中鄉試高等當是時人謂公進士可一捷而公亦以探囊視進士乃五試有司竟不合豈非命哉正德辛未渭川公始就選吏部授直隸池州府同知語人曰吾母老矣旋必第能養吾懼薤露之先睎也且皐夔稷卨咸焯焯若是從何第出哉夫人貴自樹立耳至池州會池州造

黄册同知督造黄册立法祛弊招亡附籍收九百一十八户男妇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二口大称增益剧贼刘七起攻陷劫掠流薄江湖吴楚间势如烈炽莫有敢御同知曰斗士死战义夫死守乃點選民兵得壮丁数千人各阵于永丰镇关墱口鸡笼山等处昼操夜守断绝贼路贼以是不犯又石埭章仁者起兵谋叛患且不测赖同知计乃止歼渠魁余党悉降得无虞又胡天龙者连结王浩八聚众行劫冲突无方同知分兵于大洪岭庄岭赤岭羊栈岭并通黟祁等处下令曰贼来直前力战有後者论死贼凡数十遇

輒敗衂適三月賊遂平此卽介胄之勇衛霍之畧不能踰矣人常言書生書生豈可謂池州公哉而又有糧長柯瑞者匿金于盒覆葡萄其上稱獻葡萄而中實金公覺之發其事而坐以㬥民於是有氷清之謡又有程文寶者刼殺人而匿胡三隆所捕者至文寶買捕者顧誣指三隆爲刼縛于官文寶獲賞公察三隆有寃色而文寶卽應口吐實三隆得釋人服其神由是三吴數郡之政咸稱池州而池州之聲益槖槖騰薦牒矣甲戌改鎭江府同知同知治鎭江一如治池鎭江之人戴同知一如池或勒像于石祠之家同

知之政大抵察民隱剔政蠹戢豪右斥姦宄故所至
咸戴云丙子陞南京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庚辰陞本
部河南司郎中員外郎故有廡嚴寧藩之變部議裔
金募兵諸當行者輒辭不往獨員外請行已又返其
羨金大司馬喬公聞之歎曰毅哉東員外不可能也
乃疏薦之　武廟南狩天兵百萬員外以輸餉不乏
欽賞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一時稱為既為郎中
奉檄清查江西錢糧得五百萬石宿弊一洗然勞費
心神遂以疾乞歸而侍太恭人養于家歸三年而為
嘉靖甲申遂即其家陞江西九江知府九江三年有

修文廟之功辨海賊之誣毀淫祠以正俗殄渠寇以靖難等事丁亥改南昌南昌視九江倍劇知府優優理之一如無事時有鎮守黎太監者怙埶張威誅索無忌獨不能干知府知府見之傲不理遂拂衣出會錦衣使者至意將干知府太監聞之爲錦衣言曰固且止東太守爲人剛直犯之不可屹屹如此歲大飢出粟救餓他郡悉來就食不爲禁曰均吾民也柰何分彼此邪活者數萬人於是巡撫陳公巡按徐公奏公咸薦知府爲九江兵備副使會當途弗悅不報戊子陞長蘆鹽運使司運使一年釐弊通貨商人戴之

爲勒石頌德庚寅上疏乞致仕侍親畧曰臣母八十有五歲矣而又喪明艱能就養臣日夜思之緣厚藉國恩未忍言去卽使母壽及百年計得侍才十五歲耳知人生驟驥飄風也臣願得歸願　陛下恤臣私上許之歸一年而太恭人卒哀毀骨立卧土草于柩側大冬嚴雪未嘗知避嗟乎孝哉運使歸時諸兄弟獨御史公在御史公有同樂園在城南少華山之隈公亦治園西溪建四望樓構藩然亭梁友華產鑿愛蓮池景色靈勝並稱兩絕二公者時命車載酒和歌交歡鄉人傳羡嗟慕比之二疏二疏者辭榮知止克

享餘齡者也御史病卒運使痛悼於邑竟致疾至此悲哉配武氏處士義之女封宜人內政整嚴視公克儷側室趙張又克式武余先配東孺人毎往來公家為余道之男子三人長棨太學生娶里人薛尊周女次即棐州學廩膳生娶華陰歲貢生楊盡忠女季栗栗與棨俱先公卒女子二人一嫁為知縣王君贊子謙卒最先一嫁為隴州河南叅議閻君欽子生員司繼棨有四子璠瑋琙璣棐有子女各一子珣柯葉繁茂振振詵詵謂非天之報德人邪壬寅三月二十六日棐將葬公華麓先塋之次告余期余問棐曰翁昔

何著棐曰有仕優則學稿不自弃稿閒居雜興稿凡三種又問何教曰書室中大書知命安分寬舒忍耐八字于壁意葢自謂而并以訓愚王氏于歎曰東氏固多聞人𦡱仕若渭川公并鄭亭公皆稱有道鄭亭在工部余往往從游今既沒乃日想見其爲人渭川公有棐英玅稱奇足紹弓裘振門閥意鄭亭亦當爾昔余欲狀鄭亭而不獲乃今狀渭川故因狀渭川而輒思鄭亭不置鄭亭諱實字希大號鄭亭官至工部郎中給事公之子爲渭川從弟二公者魁梧莊毅而中復坦蕩而渭川公軀滿七尺偉加鄭亭面如紫玉

坐立如山見者儼然起敬余旣次其事而併著其貌俾世世有述云

封宜人劉母丗氏行狀

西夏人劉君思唐爲山西按察提學副使居無何其母丗宜人卒于家訃至劉君號哭頓地絕復蘇者數四越明日遂西觸暑侯跋太行皇皇塞行比入關手容摧毀幾于立骨而華州有王生者劉同年舉者也聞其至弔焉劉君痛伏地第目睨王生淚淫淫不收已再拜言曰噫傷哉母噫傷哉毋訃母之亡也葢面瘡云瘡八䄃安乃一發輒至此唐宦繫那能逮有

待也舉其何贖又曰唐奉慈訓乃獲忝從大夫之後
苟沒先德之幽懿不以章顯是也不滋大哉予尚筆
而闡之以播於是蒐集新故口授王生王生次其事
爲狀狀曰甘宜人者寧夏人也父琪處士宜人生而
凝靜機穎不類凡育十歲既解女紅女紅絕人家人
竟曰不聞笑語㱿處士公憐之撫其背曰兒賁徵種
種他日其落誰家年十四歸劉氏質菴公公易其少
或不諳婦職乃宜人顧甚諳事公之父母愈益謹而
公及父母罔不悅宜人質菴公賈維揚家事悉以屬
宜人宜人愼出入戒門扃操井臼躬組織夙夜勤劬

迄無情志戴碩人喜曰有婦如此吾家殆昌予碩人
益宜人姑云碩人嘗病累三年不愈宜人左右侍時
時供湯藥問嗜欲夜跪籲天請以身代死碩人念之
疾革握宜人手而頷其興後於是族黨鄉閭咸嘖嘖
宜人孝子副使君生甫七歲有異質時質菴公貫在
外宜人自爲選師驅之學比長督業愈厲或脫簪珥
市奇書讀少間輒怒之曰汝父悔不學就賈今辛勞
百倍占貲幾何嗟汝固甘勞蹈悔邪副使君怵其言
學遂茂爲弟子員有聲乃辛卯舉鄉試明年壬辰舉
進士又被選爲庶吉士讀書中秘尋改戸部爲主事

拔吏部進員外郎擢今官提學山西不數十年榮名華品徑攬而超躋謂非宜人之教之功而何邪宜人雖品流閨閣未諳書史頗識理道灼事機初副使君在中秘是時宜人來就養每聞中秘士至必訊里氏聆談對已謂之曰兒交盡海內才宜善結歷咨增所未有向僻處一偶欲此儕得乎副使君循其言遂有聲詞林旣副使君爲戶部奉宜人還西夏將之京邇延弗忍行宜人曰第行矣無老身念但汝治性耳語曰木直防伐不治人將中之盩君性剛方不屑苟合于人乃後爲吏部峻潔自居異已者陰擠之竟出爲

令官而宜人豫見之矣其達如此副使君始有山西之　命私念二親垂白不欲赴乃假道歸省白欲上表終養意甚懇宜人固止之怒曰以爾草茅寒賤致身金紫　君恩未報萬一豈顧私時邪往哉其勿我之辭又曰人才難得進退之際不可不愼與其誤黜寧誤入副使君奉其言往至則標塗對準甄德晉良崇實左華迪邇刑遠至夫酌進退平賞罰大抵皆宜人所云居六月風教大行嗟嗟宜人爲古之士女邪媛者非邪嘉靖庚子五月八日宜人卒卒之日首孫潛屬曰遺語爾父尚愼展力克官顯宗光孝根若

身不及見爾嗟嗟傷哉宜人生于成化癸巳八月八日迄辛春秋六十有八初封安人乃復封宜人時質菴公亦累封奉直大夫員外郎雙白並榮每歲時宴會烏紗繡服翟翹霞帔爛爾相輝夏人傳羡嗟慕同爲累德訓子者勸焉子一郎副使君娶郭氏義官德女同宜人封孫三長潛讀父書侍宜人終娶周氏指揮佐女次渥次渤俱幼渤聘陶氏總兵希皐女孫女一許聘都指揮保周子㮙宜人性嚴整于婦至成立有過恒面斥不貸諸孫皆由撫視雅嗜儉素雖貴猶服澣濯之衣至賙貧卹孤則油油如也人皆謂養福

種德殆逾百年而今已已哉副使君之西也將以某年月日葬宜人墓在城南長湖祖塋之次王生曰余狀宜人劉母事未嘗不辟席三歎而致仰云他無論已郎篤事病姑三霜不渝足稱至德齒榮並茂按察既昌天之報錫赫哉按察賢豪天與振之啟之又孰非宜人者後祿未量光先名世彼處士公者非常瞳矣不闚以播孰悉其懿遂筆之如右

太孺人馮母行狀

太孺人姓陳氏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公之配今大理少卿天馭之母也馮與陳皆蘄州著姓皆用文學世

其家南溟公父曰雷厓翁兖州府推官孺人父曰鳳
灉翁福建都轉運使兩翁始爲諸生時並有名提衡
而立相得甚歡是時孺人方幼卽聰慧百解鳳灉翁
稱曰吾女不與凡兒類必不旨凡子而南溟公且亦
露頭角浸浸乎向文學稱少俊矣雷厓翁亦曰吾子
必不令配凡女頃之鳳灉翁過雷厓翁所見南溟公
奇之輒試之則大喜相謂曰君郎殊非凡兒願以女
嘗而雷厓翁亦雅聞陳氏女善欲爲兒配未能也遂
許諾尋納禽焉而孺人來歸于馮是年弘治戊午也
於是馮氏子陳氏女皆自以名家子相當且本擇對

相與協和甚篤也南溟公旣壯有大志恒以爲人生而幸爲男子當勉自竪植奈何憑依蹈藉甘兒女子同也卽父官兗州外家遲使一如無有孺人自寧外家歸亦絕不道外家富貴事於是南溟公得堅決績學一時流輩咸出其下楚中號曰蘄下生蘄下生自視一第可摘取卽他人觀者亦以爲蘄下生非池中物也乃試有司十往十返卒不售且老乃時時歎憤欲罷棄儒孺人因閒問曰君嘗言揚雄坎壈梁鴻不遇君自謂孰與二氏才南溟公曰此古賢者我安能如之孺人曰誠弗如彼二氏者卒俱困又何嘗試

也至憤憤如此且東鄰之子未齔而字西鄰之子老而垂髫亦各信所命也而君欲罷業則業之尤矣其柰命何南溟公是之意乃解及嘉靖戊子南溟公竟應貢入南京國子學孺人從是年子大理君舉于鄉南溟公既卒業攜孺人歸而雷厓翁卒南溟公坐待雷厓翁病被病亦卒孺人哀欲死有嫗勸曰媪無甚哀長子天馭未第可視其第季子天駿未立可視其立苟令二子如願足以慰死者何徒嗚嗚摧崩效窮窘無歸者爲孺人感其言收泣理殯卜葬其年庚寅歲也至乙未大理君果中進士第季子亦爲邑諸生

孺人泣謂李子曰令而父在者快足矣居無何進士
除爲評事已又改御史明年御史奉　詔往督南畿
學是時會　天子覃恩孺人得封如令號乃即函
制詞具法服便道歸斳拜孺人上　制與服爲壽已
奉孺人入南京有頃御史出試士辭孺人孺人誡曰
汝今出行進退權尚安一擲去即終其身不復錄進
固宜審其尤慎所出乎御史唯唯御史嘗試未半忽
念動輒歸視孺人孺人怪御史何遽以我歸令觖待
試者望自後御史出竟事乃始歸令吳中士出其門
既籍仕版者百餘人頌御史之教勤敏公精以爲凌

跨後先爲孺人之訓成之也居三年孺人思歸蘄御史疏　請奉以歸又三年　詔起御史復督南畿學孺人從巳御史擢大理寺寺丞孺人以生長南方不諳北土固不肯與大理俱來大理來則時時念其母使使問興居者趾相錯于道比進少卿孺人爲書報曰兒官漸達老身幸益强其毋爲吾分公家念也大理手報喜乃庚戌二月訃至云孺人以正月四日卒矣大理俄驚仆地左右呼持之乃蘇則大慟曰母乃謾兒誠强何遽卒也訃者曰元日尚開閤延諸族子入拜與語越三日偶眩卒實無病大理起爲位哭哭

無休已時於是同年友王生維楨甲之因勸止勿哭計所爲襄六事者大理遂輟哭坐楨且追述孺人始末甚詳其大者曰母孺人歸時及事其曾祖母陳祖母羅兩母咸悅母孺人後兩母且卒咸又稱曰賢哉婦昌吾家者是婦也母孺人之母也華氏華氏之父方伯之弟翰林華氏因通孝經小學二義卽用以敎母孺人方馭童時母孺人數數稱二義加訓戒焉言訖復大哭楨勸之不爲止楨歸居數日大理伏在苫塊介其門人黃門張君中舍郭君表君三人者來爲詞曰馮孺人行實大理公業嘗口列始末在君耳矣

願君條爲狀將請當世顯名貴重者銘頎以爲狀者
象也茍得象言一而足乃掇其槩而近象者著于篇
娭名家釆焉孺人生成化壬寅五月二日卒之年壽
六十有九歲生二子三女長子娶張氏季子娶馬氏
会爲大學生女一存者嫁爲生員張儒妻其二早亡
凡此法皆得書附于後

梘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二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三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策五首

策

問自古聖人其履帝位而永天年者皆莫若堯

舜其前莫若黃帝顧吾求黃帝堯舜之所以壽者而不得得三墳二典而讀之其所記則皆三聖人敬天卹民之道未嘗言壽豈敬天卹民之道即所以爲壽而壽之道又復有其説乎已而讀故記乃有述黃帝之所以壽者其要在守一而處和而堯舜之相與問對亦復有天德出寧之説焉由是言之則三聖人之所以壽者誠復有其指矣毋其道玄妙精微貫通無二而人莫之測乎諸生其爲我解焉今日在廷諸臣皆以我 皇上之壽不獨兼總三聖而直至萬年益

謂其道同其德超也今我　皇上所以敬天卹
民之道凡著之祀典布之詔令者業已煌煌燭
燭照在耳目間久矣可得觀焉唯其　聖德之
藴則高遠如天深默如淵即在廷諸臣未之能
窺而況蒿蓬之士乎然吾竊以爲測天者以景
測淵者以意且固有中之者今爾諸生莊誦我
皇上敬一之箴非一日矣能窺敬一箴之指則知黄
帝之所謂一若和堯舜之所謂寧矣知一若和
與所謂寧則豈不可以窺　聖德之萬一邪在
昔華封之野人眇小耳尚猶致祝堯之詞周公

大聖人也思以顯揚其主君之德則數數稱焉

諸生其敬陳之吾將敬聽之

聖人之道天道也天不息聖人之道亦不息夫不息者氣之所以達也聖人之德天德也天無心聖人之德亦無心夫無心者神之所以定也神定則固氣達則暢暢則順順則利利則無所不治五內皆融六府皆和矣固則靜靜則虛虛則無所不照萬化自歸萬物自正矣夫皆融皆和自歸自正夫是之謂弗擾弗擾之謂弗勞弗勞之謂得一夫一也者天以是清地以是寧聖人以是治天下天地悠久聖人亦悠久天

地無疆聖人亦無疆夫是之謂與造物爲徒與造物爲徒則亦與造物爲壽天地一聖人聖人一天地未有兩焉者也亦其理固若是也然不知者衆彼不知者難以語道又可以語壽邪愚嘗求之千萬世之前而有聖人之壽者焉則黃帝堯舜其盛矣求之千萬世之後而有聖人之壽者焉則我　皇上其盛矣究所由則皆法天之不息以爲道體天之無心以爲德其爲道爲德又皆不越乎敬天卹民之間而其効則歸之氣達而神定愚請爲執事言之夫三墳者記黃帝之行政也其述相時其述聚財其述崇教其述制

義何者非卹民之事則亦何者非敬天之實轇轕轇轕亦大煩勞矣然而踽踽爲垂衣之治者何也爲而不有順而不宰因天地之紀遂萬物之情故耳故黃帝之氣恒達神恒定在位百年得壽一百十有一歲也堯典者記帝堯之行政也觀其制曆象以授時咨四岳以効能舉元凱以釐政寬饔飧以蠲害何者非卹民之事則亦何者非敬天之實轇轕轇轕亦大煩勞矣然而踽踽爲垂衣之治者何也爲而不有順而不宰因天地之紀遂萬物之情故耳故堯之氣恒達神恒定在位九十八年得壽一百十有七歲也舜典者記

帝舜之行政也舜所爲以璣衡齊政以四門通明以伐苗見威以阜財布德何者非恤民之事則亦何者非敬天之實轇轇轕轕亦大煩勞矣然而號爲垂衣之治者何也爲而不有順而不宰因天地之紀遂萬物之情故耳故舜之氣恒達神恒定在位六十一年得壽一百十有一歲也由此言之則黃帝堯舜之所以爲壽者唯在于氣達而神定然氣之所以達神之所以定者又在于爲而不有順而不宰焉蓋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此術也所以延悠久之筭者亦此術也唯當黃帝之時有聖人者出焉告之曰守其一處其

和黃帝拜之而遂服之焉舜嘗言堯曰余天德而出寧惟堯亦以爲然用之矣然以愚觀之則夫一也和也寧也此三言者其指雖殊然其道卽爲而不有順而不宰之說也何以解焉蓋一也者言乎其心也圓徹霛覺上與太虛其竅流通渾爲一體斯之謂一也和也者言乎其德也靜與天合不失吾本動與人合不失吾常斯之謂和也寧也者言乎其志也靜也固靜動也亦靜無靜無動無終無始斯之謂寧也一者不擾則萬化自順和者不滯則衆物皆軌寧者不撓則百昌咸遂故曰一也和也寧也此三言者卽爲而

不有順而不宰之說也故人之爲言也言天而天言地而地貌不相通聖人之爲言也言天則兼地言地則兼天一貫之道也不可不察也於戲黃帝堯舜去遠矣愚所論者特求之數跡文字之遺而因推其精神心術之奥未能身睹之也今愚幸而身睹　聖天子之行政矣又身睹其壽矣其行政一皆法天之不息以爲道體天之無心以爲德其爲道爲德亦皆不越乎敬天䘏民之間而其效則歸之氣達而神定愚敬爲執事陳之我　皇上之敬天也則郊丘有祀宮殿有祀有祈穀之典有祈福之典有脩省之典有報

謝之典凡可以敬天者靡弗舉也其䘏民也則養老有詔蠲租有詔有傷疫之令有憫水之令有賑饑之令有勸農之令凡可以䘏民者靡弗舉也其敦天之典也則明大倫制大饗篤事親之孝焉舉嚴父之禮焉其勑天之罰也則斥不肖戮不忠胡騎來侵則驅之邊吏有犯則擊之身處宮廷宥密之中而慮周乎四海九州之遠天下有不可勝窮之務而咸取報于一日二日之間自恒情觀之是其務至繁而其應至勞也而我　皇上執簡以御繁則繁者自爲順也主靜以制動則動者自爲理也緝緝熙熙會道之微焉

穆穆玄玄履道之原焉譬之若天焉陰陽之流行四時之轉移萬物之化生輪輸驍驍而未始有息也然而於穆之神流者自流不與之俱流移者自移不與之俱移化者自化不與之俱化而所謂太乙者未嘗離次也是故以氣則恒達焉以神則恒定焉以壽則長久而不知所極焉然而在廷諸臣皆以我　皇上之壽不獨兼總三聖而直至萬年者則固有卜焉蓋黃帝之所爲壽者一若和而已堯舜之所爲壽者寧而已各殊其德而不能相兼也愚嘗竊讀我　皇上敬一之箴矣其曰勿參以三勿貳以二與黃帝和一

之指同其曰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與堯舜出寧之指同夫彼三聖人者人抱一德且得年甚永今我 皇上蓋兼三聖人之德而統會之矣愚聞道什于人者壽什于人德百于人者壽百于人唯我 皇上道什于軒轅而德百于唐虞諸臣所謂有萬年之算者用是道卜之也雖然天無心生聖人有心天無爲托聖人有爲故聖人之生也必受之畀焉必厚之周焉必助之至焉聖人之壽殆天乎何說乎受之畀也夫人生等氣耳惟聖人靜之若山動之若川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故曰壽者受也謂受之畀也何說乎厚之

周也其所居餉陳衛座虎豹守關天降甘露以悅其
志地產嘉禾以昭其德故曰壽者厚也謂厚之周也
何說乎助之至也忽不意老人獻雉羨焉山人呼萬
歲焉未有所作鬼神將告之一有所思鬼神將啟之
故曰壽者助也謂助之至也由此言之我　皇上之
壽非天而何哉愚也生在蒿蓬之野而游乎甸服之
中觀聖人之治而不究其道被聖人之化而不測其
德頌聖人之壽而不知其要領之所在唯執事教焉

問王霸之辨久矣而竟不得其的論且若管仲
晏子皆古之所稱賢臣名大夫也其功業具在

孔子蓋溢口稱之最甚而孟子少之以為是耶小耳不足為我願夫孔孟之一言萬世褒刺之赤幟也乃顧枝梧相絕如此則王霸之是非何時而定乎漢司馬遷論撰二子之功則又深文管仲為甚既已得君用之不盡其才蓋猶襲孟子之說也及論晏子顧復甘意執鞭慕之矣夫此二子者在孔子皆以為多在孟子皆以為少而馬遷之論又若左管而右晏焉若是乎紛紛不一話也吾甚惑焉竊嘗意孟子之所為卑二子者寧有他哉第繩之以伊呂則二子覺幺麼

耳假令二子遭西周之主而責之以伊呂之業則二子者能乎亦卒之不能也又孰爲能孰爲不能也夫晏嬰雖賢恐難與仲將伊呂之業誠偉仲所爲相齊之政亦往往相似而卒不免孟子之譏其隱居何所哉諸生其深究焉吾將以是而决王覇之分觀辨志之學矣乃若掇拾陳唾褒抑無當則非吾所願聞也

君子欲立覇功于天下者有其志矣而猶欲勿猶也有其識矣而猶欲勿權也何哉夫王者聯四海之外以爲家而覇者服列國以爲長其大小不同也王者

之澤百世未泯霸者生而赫赫沒則已焉其久近不同也豈以管仲之識而不辨此哉方其拜上大夫之爵而尊以仲父之號也彼亦欲駕鴻鵠之翼而致桓公于湯武之列其待主君非小其所欲稅駕之地非在睫間與几下也然竟不能如其願者彊國環視而主君急功也主君急功則不能不狥彊國環視則不得不權狥主以遂名權謀以服衆此功之止于霸也非其志不遠也有所狥也非其識不足也有所權也竊嘗讀管子治齊之政而因有以觀其識與志焉何觀乎井牧晝田與王者之制産同什伍連家與王者

之制兵同設輕重之法與王者之制幣同捕魚之法
者禁壟斷之法與王者之厚生同妾無羨食以贍貧窮臣
無羨祿以撫鰥寡與王者之不費無告同不以飲食
之辟害人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與王者之
節用愛人同與俗同好惡與王者之懷保同令卑而
易行與王者之近民同夫其政如此而謂管仲不辨
王霸之義不可也而謂管仲無志于王者之道亦不
可也然卒止于霸者則桓公之志然耳何也夫王者
之政一世而習再世而化三世而恩結名立恩結名
立則人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得非有之地撫非

有之民雖有溟渤之遠江淮之巨不能絕矣雖有華山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雖有賁育之勇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其功誠偉非一世之効也其名誠高非一朝之積也彼桓公者將及其身顯功名于天下安能於邑邑待累世之勳而俟後不可知之譽乎觀其再會葵丘則固有振矜之色矣居無幾何又欲封泰山禪梁父自序于三代之後焉此其器易盈其志易驕信必然之畫而不能忍歲月之効名爲任仲而實欲仲之任已也名爲扶義而卒欲幷利歸也仲視桓公猶之漁者之視鉤也魚有大小則餌有宜適桓公有

志則安得不狗乎於是逐主之好逆主之惡厭主之
慾揚主之美爲主富國則實倉廩足衣食爲主彊兵
則作內政連五家國既富矣兵既彊矣於是伐郯郯
子奔莒已而伐魯魯侯來會于柯已而會諸侯于甄
已而會諸侯于葵丘至葵丘之會則威名大著赫赫
煒煒燭照海內而桓公之霸成矣始未霸時桓公初
立而楚魏秦晉之國最彊非彼噬我則我噬彼竈候
遉人交至而不絕相親相惡錯見而無恒歡聚則如
嬰童之連臂踏歌不知其日之移也怒至則如齊之
勇夫袖刀相咬盡棄而後止焉夫所值之時既如此

而所事之主又如彼此仲所爲甘心就霸名謝伊呂而功羞湯武也然其霸也不殘不賊不倨不亢不爲不仁不爲不義端在興滅繼絶除害平戎之間入重耳于故國徙衛君于新丘申尊周之盟却燕君之送凡此數事者皆合于王者之法孔子所以稱之不容口乃曰如其仁如其仁者有取于此耳語其功也孟子所以卑管仲而羅其負君者誅其志也而不究桓公之志焉此說立而後世因之至漢司馬遷遂勦其指以責仲而不肯相寛乃知豪傑之立事非得君不可以遂欲非守固不能以善圖甚矣哉故不可不愼也

若彼晏子之事景公也承桓公百歲之餘烈而管仲相齊之政其令甲法度尚遵而勿失故景公復彊諸侯賓貢不絶此非晏子能致主于霸也管仲之遺教然也司馬遷讀晏子春秋覩其服敝裘乘柴車內無衣帛之妾外有駹驂之事其諫主也不憚批鱗不顧罷免以爲此賢者之所難遂欣慕之思爲執鞭而苛責管仲焉此所謂尺短寸長者也夫晏子之所難管仲之所易也而管仲之所能則晏子之所必不能也何言乎葵丘會時王人來致胙桓公下階拜仲令之拜也桓公之欲封禪也甚厲仲不許遂罷仲何嘗不

強諫哉但未嘗揚君之惡耳若令仲後百年而生得
景公而事焉則景公之過不彰主君日遷于善而不
自知君有美號而臣無直殼也且令齊國無賊有賊
必討其炳幾先事之防折萌塞竇之畧彼晏子者且
不能窺其藩屏而況以登攝堂室乎故曰晏子之所
難管仲之所易也然以晏子校管仲之任吾知其必
無當矣何也敝裘登壇不足以攝帶劍之客柴車行
野不足以招丹轂之主徐治其躬矣而景公自奢意
嘗自下矣而御者自驕上之不能免國之難下之不
能討國之賊近者若此何以服遠幸矣哉晏子不得

為管仲不及其桓公霸日而事之假令得為管仲及
桓公霸日而事之必不中其懷仲父之號移日之燕
晏子不得一于彼而射鉤之讎猶將復之檻車之苦
猶將益之鴻鵠之舉猶將鎩之鼎足之美猶將折之
故曰管仲之所能晏子之所必不能也嗟乎管仲本
乃挾王佐之才而卒止強霸之業本乃負王佐之志
而奪于急功之主不能自明人生遭遘有時功名有
命所值之時即命也伊尹之佐商呂望之佐周皆命
也若使夷吾當二代之際而出肩鉅知其不為伊尹
乎不為呂望乎惟後之君子待伊呂太高視管仲太

畀以爲貌不相及而不究其固有甚相若者存也所謂甚相若者夷吾治齊之政是已二代之政主在仁義齊國之政亦本仁義卽錙銖不爽也所以貌不相及者伊呂主仁義主之者其實也爲安百姓爲保四海而無所私也夷吾托仁義托之者其僞也爲服彊大爲幷弱小而志不屬之天下也卽若責夷吾以伊呂之業則夷吾亦不復變而爲伊呂之志不移日而可尋其端不移歲而可舉其凡不移世而可底其績矣何也其志固在也而奪之矣還其奪何有乎昔有人學射于羿者而請羿之弓羿曰吾之弓卽子之弓也

明日學射者以其弓來羿教之射令正其志焉射遂精與羿無異也夫射不易弓一正志而執遂精矣若欲轉霸為王豈變其行事哉亦易其心志耳矣於戲志也者機也王霸之所由分伊呂之所由高管仲之所由卑皆從此發焉甚矣哉豪傑之立事不可不慎也雖然彼鶯鳩不出乎枋榆之間跛驢不涉乎太行之路志豈不足哉力不能也大鵬之南圖赤驥之千里此獨其志遠哉力有餘也并志與力而兼具焉乃能搏九漢而致千里也甚矣哉豪傑之立事不可不強也至其行事之際忽襟以數稍離于王道則君子

濟時之微權聖人之所嘗爲而不語管仲之所善用而被誚者也誚仲者曰本欲伐蔡乃飾楚之罪本欲伐山戎乃令燕君脩政本欲貧梁乃貴買梁國之綈本欲困莒乃重買莒山之薪諸所不足者皆此類也嗟乎從古以來立功之士豈必盡中繩墨哉拯溺者濡衣救火者焦額固其理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墨子游齊吹笙而衣錦此皆變易平生而濟少選之務者也若盡持繩墨削立功之士則伊尹呂望皆有創殘被伊以染湯之𧆓加呂以釣文之名則何辭焉故捐摘微瑕則宗廟之圭瓚恒缺寸朽不録則大廈無

落成之日矣此又論人者所當知也

問昔漢臣上書于天子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夫書一也而取名殊異者義谷安指也漢臣言事莫良于董賈二子賈誼論制匈奴則可謂之表論遇大臣則可謂之奏乃統名之書焉夫謂之書者又安取也仲舒陳德刑之分甚明原災異之故甚辯其陳德刑則可謂之章其原災異則可謂之議然一名之策一名之對者何也二子通于諸義以故言出而當世是之後世傳之言豈可易哉史稱賈之才達董

之學精夫既才且學又達而精乃始言之當也故今言事者宗董賈宗董賈有術諸士子其嘗講之不也苟有能言董賈者異日即克宗董賈者也

人臣有見于事而不能自聞故書者所以聞事也有切于意而不能輒通故書者所以通意也意之所措詞貴別白指貴分明不別白不可謂之章不分明不可謂之表如此則意且不自達又安以冀人主行其說也事之所數可否欲其有度得失欲其有裁無度則不可以奏無裁則不可以議如此則見在我且未

審又安以冀人主行其說也故書帛稱名曰章者取其別也傳稱色有五章蒼素雜丹緇混非章也稱名曰奏者取其度也嚴氏曰樂一更端曰奏作止高下無節非奏也稱名曰表者取其明也猶楬物于杪睹者得識之也稱名曰議者取其裁也排布群言卒而斷以己意決疑定紛聽人主擇也總而名曰書者傳曰書者如也謂寫其言如其意意在千里則言遠意在咫尺則言近賈誼言制匈奴言遇大臣是也又名曰策者人主登士而討可否商得失則爲之辨可否決得失董子論德刑是也又名曰對者人主有問焉

則就所問酬之事無匿避語不滑澤董子論高園廟災是也夫人臣進言于天子必先自定所名曰章曰表曰奏曰議曰書曰策曰對此七名者貴識也未有七名昧而良于言者也然七名之義各有奥樞未有七義昧而良于言者也故賈之書董之策若對斯皆通于七名究乎七義志無沾滯語無乖剌固所謂良于言者也夫賈誼者漢才人也少而達國之體事文帝為中大夫文帝時匈奴數冦上郡雲中邊臣不能制朝廷不以問誼以為可流涕乃獻三五之計自請授官屬國願使匈奴繫單于之頸于闕下其言曰匈

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匈奴強漢視之以少為多
漢兵弱因自視以衆為寡自斯言出釋中國憚虜之
心張謀臣摧敵之膽猶之揭物于杪睹者皆識之也
漢法嚴大臣有罪輒收逮係緤聽得自復釋之夫收
逮係緤是捐棄體貌大臣下比于庶民也釋之而復
使在上臨庶民庶民即不敬大臣矣誼太息焉因取
投鼠之譬堂階之譬冠屨之譬纍纍數百言凡以明
大臣近主尊即有罪下視庶民當為異法輒折辱之
非宜已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
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始切望于君卒反責于臣語

有節會指有端閡猶善樂者變數更調傾人聽聞也故曰誼良于言者也董仲舒者漢篤學士也明于天道人事之紀其言鮮所回曆武帝尊德教之官而專任執法之吏舒以為非天意也一日帝策曰伊欲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則何道舒因推天配人謂天有陰陽故人君有德刑陰不可任以成歲故刑不可任以成治然獨陽亦不成故假陰以佐之則歲功畢獨德亦不成故假刑以佐之則王道終斯言也顯示取舍省悟人主若指蒼素若列丹緇燦乎煌煌甚可觀也武帝時高園殿災又遼東高園廟災帝以問仲舒

仲舒見當時親戚貴屬左右之臣驕揚恣睢朝廷不忍致法乃因托天而比其類以爲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遼東高園廟者天若語可視親戚貴屬遠在諸侯不正者忍而去之也如吾燔此燔高園殿者天若語可視左右近習在廷不正者忍而去之也如吾燔此斯言也直而不阿斷而不惑又當實切理故曰仲舒良于言者也夫既良于言矣而人主不用其說則非二子之能與矣然亦二子之咎也何也凡人未見福而突言福者聽者必喜未見禍而突言禍者聽者必怒諠言事方動唇吻指意未具人

主且湯湯聽之乃驟取痛哭流涕太息冠其篇以發端抵冒夫痛哭流涕太息此數言者皆哀窮悼亡語也寔觸人主之忌忌則惡惡則遠而長沙之命下矣不専坐絳灌之徒害之也仲舒言災異著事應以為人如此天變象此人如彼天變象彼自理測之也然造化幽杳變化不可執盛夏而靡艸死嚴寒而欵冬花安可擬也苟有其事或無其應或事在此應復在彼人主將不信矣天何嘗不信至令不信者則事變之說啟之也仲舒方正武帝敬禮之卒不免江都相誕視所言以為不按事實也夫以賈之才董之學而

為言尚猶錯迕疎鈌不當人主之意則言豈可易哉故言而衝激褊躁犯主之顏以危其身而無立于事臣不謂良兩設俱可不要于一以眩其聽隳其功臣不謂斷好為隱語暗射掩擊未知所指臣不謂亮采擅小談遺社稷之大計臣不謂明言古則徵引不合言今則考訂未融臣不謂達俯拾泛及人主觀之未睹指要臣不謂精此五臣者固進言者之所戒也彼二子者則進言者之所宗也何以宗之賈宗其志卽才有弗逮則亦賈之徒也董宗其心卽學有弗逮則亦董之徒也設有其才無其志則才轉生害有其學

無其心則學乃滋好若二子者有其才矣不肯養祿負其志大學之于家罷不肯壞之天子之庭其心正志大則才不弊心正則學不偏故二子之言名于當時施及百世也夫人才之生世也在一鄉千而拔一在一國百而拔一在都會千而拔一選益精則才益寡若二子者言施百世百世之下莫敢與爭能固百世之選也百世之士識之者尟故二子並棄于漢都會之士識之者半故或棄或取一國之士識之者衆恒以自固其身一鄉之士則世又忽之矣故士大卑者人忽之大高者人危之若是乎偶世之難也不

令人忽不令人危則中才適好矣夫天生尤才不數數然而棄之危之者常未休乃願歎曰乏才乏才夫才在天下何嘗乏棄之危之才者屈在下位置在草野抑而不獲施也然則君子之愛才與才之所自用皆不可弗重矣

問自三代以還其號稱王佐之才者無先于諸葛孔明乃其相蜀之跡卒犂然可考有作必果有言必偉而宋儒或以偏才目之何謂乎漢初大功臣蕭何第一何事高帝嘗居帷幄中持支畧議論未嘗有汗馬之勞也而史臣至稱之爲

一代宗臣何以故始孔明未遇時嘗自比管樂吾觀孔明之才不謝伊周而顧以管樂自比豈宋人覩其素許如此而事功又如彼乃遂爲觀場之見而少之乎且兩有說也高帝差品諸將嘗取獵事以白蕭何之功當是時何寵冠群臣聲施海內矣意若兒臣望其末光以爲奇絶遂立躋宗臣子之邪若不然者必有說也夫此兩公者皆漢之所稱賢相名大夫也其事功或就或不就天也其大體有得有不得則人爾不可謂之天也自今觀之若畧其事功而直以才校

則何不逮亮遠甚姑舍其才而直以大體校則何爲得乎亮爲得乎宋人議論好竊本偏才之駁不屬孟浪班固撰漢書務在核實其子何絶甚誠有觀其大若諸生其深究之夫論人者譬之入賈肆評賈直也一不得當市者遂用以爲低昂可弗愼歟乃若哆口無驗妄施褒抑而輕摚其釁端卽令奇文蔚起主司者將敝帚視之則何當焉

人君以大臣之能爲能則心逸而功集大臣以天下之能爲能則事治而名高名高則獲在我事治則勞

在人功集則獲在上心逸則勞在下在昔明君之所以撫世賢相之所以獲福皆不出此亦其大體固若此止矣愚嘗讀孔明出師二表焉彼其盡瘁之忠敵愾之氣即鷹揚不過也其詞感憤其文瑰壯即伊訓不過也又嘗考所作木牛流馬之制為其巧通靈其用利捷即公輸不過也又嘗覩所畫八陣圖焉分列部署上應天文下合地理即穰苴不過也孔明奇才也其諸過人者不可勝數然大率類此矣即就三事而論焉則亮之所以望抑群雄名高當世者此也其奉魚水之歡而不能建一統之業者亦此也何者

大體失也今夫人君之于天下也譬之若天焉宰相者斗杓也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杓轉杓轉則四時行而杓不化而爲四時也譬之于人若心焉宰相者意也百官者手足四肢也意聽于心手足四肢聽于意意不化而爲手足四肢也故天道圜地道方君主圜臣執方宰相者立于不圜不方之閒所以斡旋四序揮使四體者也若乃孔明所爲出師表者氣旣鷹揚而文復瑰壯一出則傲僄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之制出則役匠之徒執斤鋸而求售其巧者皆攞指退矣八陣之圖出則誦鬼谷之書習

黄石之畧者皆批頬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以故悁自立于矢石之間事無大小悉決于帳前課功程罪不爽毫髮是斗杓化而爲四時意化而爲手足四肢也事必不可集功必不可就才畧之也而大體失也所謂大體者我無能而無不能也我不足而無不足也不操鉛槧而天下之文皆吾文也不事剞劂而天下之巧皆吾巧也不學兵法而天下之畧皆吾畧也人君執斯道而任相則爵祿不悖宰相執斯道而柄事則福澤無窮何以說也漢高帝之起豐沛而定

天下也天下豪傑之士雲附景從日以百輩來乃拜蕭何爲丞相所謂爵祿不悖者也天下既定論功行賞蕭何功第一先封於是封何爲酇侯食邑八千戶位次居諸將之上賜劍履上殿入朝令勿趨已又封其父母兄弟凡十餘人皆食邑有差此所謂福澤無窮者也自今考酇侯之爲相也無奇也以運籌決勝不如良之智也以戰克攻取不如信之捷也以揮霍先登不如參之勇也以橫行直下不如噲之敢也其功爲第一者以無智而使智良則良出其智以無捷而使捷信則信見其捷以無勇而使勇參則參奮其

勇以無敢而使敢𠡠則𠡠𠡠施其敢而沛公之帝業成焉故未嘗撓強而曰射取江東者鄧侯也未嘗馳駿而曰踴躍中原者鄧侯也何非能踴躍非能射取諸將之踴躍射取者悉歸之何以何能使之也取亮較何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由此觀之則班固以一代宗臣予何者非以何事功謂也謂其總己任人恢恢乎有大臣之體也後世有佩何印綬襲何職事者則撫海內

鎮國家無事他求卽此人乃其宗矣宋人目亮爲偏才者非以事功弗就之謂也謂以抱才自用不屬之人也役耳目任聰明屑屑瑟瑟殊異乎混一之規模無內無外之氣象也今夫天下之事一有未治則責之相社稷之功一有未集則責之相卽令相事事而擘畫之人人而讙聒之將將然用力益勞而取効益遠求之彌切而得之彌艱故在用人而用人之道又在乎有能而不能有餘而不足蕭何之驅使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

之別也竊嘗觀于孔子矣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以力逞懼夫人之有力者不為我盡也明能見吳門之馬而不以明著懼夫人之有明者不為我視也博能辨萍實之狀表商羊之異而不以博衒懼夫人之有博者不為我告也智能決捨壁之誣料結纓之毙而不以智名懼夫人之有智者不為我察也故其相魯也一月而功集三月而道行不自聖也不自聖乃所以為聖不自賢乃所以為賢惜哉亮之不察乎此也夫相臣之於天下也其始而分其任于衆也猶之治絲焉人理一縷人司一淼巳而付之機上杼柚既成

則貴人衣之不曰某工之所製也但稱曰某貴人之衣錦美錦也猶之乘馬焉伯樂相之王良御之造父驅之貴人乘馬而過于市市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其事治功集君上悅之而獲有福祿也猶之宴賓焉宴賓者酒人奉觴饔人奉膳鼓瑟吹竽客心甚樂矣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猶之治宮室焉大匠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既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既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蕭何有辨于此故竟以帷幄蒙福孔

冏不察乎此故泛用瘁斃此兩公之別也雖然自二表傳而逆臣懦子讀之骨竦而毛豎自陣圖立郎江水泛濫而行次不失焉自牛馬之制出歷數百歲未有能解其事者此蓋天地之毓靈孕秀鬼神之託精見異乃生此隆中之龍耳非庸衆人也顧愚所爲扼腕着念其齎志而終令萬世有憐才之歎耳抑愚又有說焉從古以來號稱才士者不可勝紀然往往不聞道不聞道則才不成不聞道者何也不學也所謂學者非他也唯在于忘好惡去巧故釋智術除將迎栖志乎無妄之次游意乎自然之塗如是則無以害

其眞而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知道凡彼群才得道然後廣故知道則萬物畢聚潤大淵深不可測也性情嚴肅無所思慕不可誘也塵埃越絕中情潔白不可汙也霽徹貫通比于蓍蔡不可欺也動作當務與時變化不可窮也得失成敗先幾炳見不可遁也賢人至前邪夫乘之不可溷也毀玉爲珉譽猶爲荃不可誑也夫唯知道則才乃達才達則無己無人無内無外無己則無難舍己無人則無難任人無内則無醜力不己出無外則無惡功從人立此學之成也孔明講于寧靜之學蓋嘗聞道矣又其治蜀也亦

嘗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矣固非用才自見者也而所就竟若此何也蓋其才焰閃爍如燈之在帷一開一合時見時藏而不可終遏也以故觀者疑之疑生懼懼則衆不爲使而事功隳然則君子之學也非聞道之難而體道之貴蓋自古記之矣

問聖人之教本以救時行道爲賢而今之君子固有談古高節獨行之士者此不可長也其談古高節獨行之士則率稱引段干木魯仲連之倫焉以爲此二子者可以廉頑而立懦其說似矣乃或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輿顔闔之四人者

焉吾不識四人者之蘊與段睿二子何似然其行皆過激非人情難繼乃亦博萬世之名何也嗟乎此亦後世好奇之士爲之標幟耳不然則四人者皆與孔子同時孔子著辭論其述賢人君子之行衆矣然上不捷爰鮑下不引闔輿豈聖人之論撰顧於廉頑立懦者而屑越邪亦或其少之也夫高節獨行士之所甚難能也然而有聖人爲之軌則焉聖人之出處固不若是之必矣乃若段睿二子其奇可以扞國家之難望足以寢彊敵之謀而志在固藏其視聖人之道

何如邪夫持二子以削四子則四子為小持聖人以削二子則二子又復小矣夫其遞相不及者何在乎然此四子中且亦有區別尚貴品題未可以一槩量也諸生其一一第其等焉方今

聖明御世山澤之儒苟具一德通一伎者咸來上謁而誠願自効益充滿公車矣然吾所慮者俗行無名俗事無功將無有好奇如六子者出乎吾且摘古之非以防今之趨耳毋曰駢拇而枝贅矣無關世教也

聖人之視天下猶一家也其視天下之人猶一身也

故世有紛難必思扺之世有劻勷必思定之猶之有家者顧家有身者顧身也今夫災父雨墻垣圮以爲不嚴且有盜汲汲然不俟明日而連䙚者顧家也病五日不起未甚也客有言秦越人者知禁方能已人之疾則褁金馳使而請之顧身也世有紛難劻勷之事而掉臂不顧高枕不寐是視天下不如家視天下之人不如身也聖人弗爲也是故駕敝車鞭羸馹軋軋以行于四方而躬以爲價也于七十二國而弗遇乃猶使子貢之徒搖唇鼓舌游揚于諸侯之間偲偲然冀萬一之聽而弗以爲倦也上嘉唐虞下樂二周

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而弗以爲夸也及得定公而相焉則卽墮三都去正卯而弗以爲橫也旣用弗卒則卽退棲于杏壇之上與七十子之徒講道而論治焉以立百王之準而弗以爲高也用則往不用則引而退又復用又復往又復不用又復引而退聖人不厭其煩者凡以爲天下也思欲批紛難定勔勷伸唐虞之志而樂行二周之道也方今海內爲一旣異于春秋之世而　聖明在御天下抱奇之士畢集于廷林藪窟宅皆虛而無人何者用之也令孔子生而當斯世則亦且車馬不疲杏壇無講矣何者遇之也而

世之君子顧乃有稱鮑焦發旌目荆輿顏闔瞀干木魯仲連之倫者以為此六子者皆能遁世好隱不沒于利不牽于勢此高節之士獨行之賢也於嘉之焉嗟乎此猶之厭粱肉而思藜莧謝淄澠之水而甘行潦也悖之甚矣夫學也者學為聖人耳聖人出處進退之迹固在也所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也而今之君子離聖而語行違道而談節皆若是自卑陋以六子處者皆高則附于六子者而入者即非幻民亦屬狂于愚不得不辯故愚嘗謂隱有四術而君子察焉有炯然抱奇而固請不見其名曰石隱欲觀我音

而令我見才一見之而輒復收之其名曰高隱廢無
所見而託猾以覆短其名曰智隱空自以身為枯木
朽株而尺寸無聞其名曰痴隱此四術者君子不可
弗察也夫所謂居隱者則段干木其人是已所謂高
隱者則魯仲連其人是已所謂智隱者則荊卿顏闔
其人是已所謂痴隱者則鮑焦接輿其人是已夫
鮑焦者吾不知其何許人也節閒其衣敝衣持蔬而
遇子貢于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苦矣衣敝而蔬之持
也鮑焦以言擢子貢子貢亦以言擢鮑焦焦愧而立
槁于洛水之上焉接輿目者東方之士也餓于道有

狐父之盜曰丘者見而下壺餐以餔之已而知其為
狐父之盜也乃吐之而兩手據地喀喀而不出竟伏
地而不起也夫此二子者皆古之所謂高節獨行之
士也亦徒闇其能不辱耳而史不著其他奇貸可張
設施行也夫其不辱也固昔人之所謂枯木朽株耳
不亦愚乎若彼鮑子憤世不用葢與世猶未絕也乃
不能忍痛須時而輕捘其身于空虛無用之地此侍
人婢子之所為一不得意輒効于楊前以為無復之
耳昔卞生三刖其足矣乃懷璞呱呱而不去彼亦謂
須識者耳卞生不肯亡璞竟剖見珍且乃獲賞鮑子

不聞斯道而徒以憤懟故曰痴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荆輿者荆人也楚王使使者賫百金造門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輿不許也遂負釜戴經而與其妻去莫知所之顏闔者魯人也魯君將造闔使人以幣先焉使者及門而見闔闔紿使者去使者復來闔鑿坏而遁矣夫君子之所爲重進者葢謂其無禮耳今楚旣賫金魯亦攝幣可謂有禮矣乃荆輿滅影顏闔竄跡此之不往則又何須也昔宋人有寳燕石以爲王者襲以十巾藏以革匱人不得觀焉旣發藏則乃燕石也觀者俛首掩口而笑焉則此二子者乃亦

寶燕石而懼其發藏以貽笑也乃固祕之耳嗟乎兔絲燕麥徒有其名踞鼎京雞豈其任乎故引而逃去而且博捐金輕潞之譽以遺後世又有高節獨行之風故曰智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夫既聖人不肯道君子不可由矣而後世轉稱之何也以其賢于貪生而優于競進也於戲吾竊痛後世之爲士者焉較利害于毫毛之微而爭功名于尺寸之閒託名千金坐不垂堂何其怯也已觸三面乞以一日見脫何其哀也積澤之火不救而麗水之金顧採何其智也食嗟來之食何其苟也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

卑也突梯滑稽以叨升斗何其汙也貶抑孟陬自前進御何其妬也日罝驛馬請謝賓客唯恐不徧何其閹也得近霸王不羞牛口又何辱也四至九卿甘宦若飴又何巧也身處江湖心縣魏闕又何鄙也懊不得意坐而書空又何隘也若此類者不能舍生不能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負甑鑿坏之倫同日而並論則高下相絕奚啻萬里無怪乎後世之有述也然以聖人處之則不若是然耳自聖人而降則唯段干木魯仲連之二子者其庶幾焉夫秦將將四十萬之衆而東圍邯鄲也趙危若累碁存亡在俛仰之頃矣

趙且欲尊秦爲帝以免難也仲連固不肯而語中有奇穀穀乎有動衆傾秦之術秦將聞之爲引軍去趙得不亡者仲連之力也趙欲封仲連仲連辭不受壽之金亦辭遂去而逃之海上終身不見也夫郄秦存趙不亦偉乎避爵辭金不亦潔乎故曰仲連高隱言善見又善藏也魏在春秋爲小國秦視滅魏若搏豚鼠耳然竟文侯之身不敢加兵于魏者則段干木在焉文侯嘗欲相干木矣干木不肯也乃日造館而請事焉秦將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夫不就

祿位非潔乎趺坐高談令所居之邪不危非才乎故曰干木石隱言堅不可移也世之君子賢干木而右仲連者獨稱其讓封避相以爲高節獨行之士也而不知二子之所以爲賢者不獨在讓封避相在郤敵免難耳不費一領甲不食一斗粟而置兩國于磐石之上敵人虎視狼顧而莫敢誰何此其人豈徒沁沁泯泯居無一物者邪故卽不出出卽熒熒卽不隱隱卽冥冥譬之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不可以形跡拘不可以網羅求也然此唯仲連能當之耳若彼干木者塊處石室彈琴樂道以弥先王之風而不

顧人世有拯溺之事其於聖人之出處何乎然能抑秦王之虎心不可及也仲連一試而遁秦雖釋趙盤必中于他若使仲連拜趙之封而以所壽之千金爲資養賓客以親秦約與國而申誓歡樂則相賀患難則相援亦庶幾哉與桓文之霸業比隆矣而卒乃逃去爲德不博弃百代之烈而薄收須臾之譽非聖人之槩也然能以三寸之舌折强秦四十萬之衆不可及也由此觀之則論士者必投之猝至之難以觀其才焉才既明矣又試之非意之榮以觀其操焉操既得矣又納之死生之地以觀其志焉才足以批難矣

操足以遺榮矣志足以忘軀矣備斯數道而甘就閒寂終身枯槁乃稱曰高隱也三者缺一焉猶屬之智隱也夫智隱非傑也痴隱非情也石隱非道也高隱非聖也彼六子者皆非也即有慕其敲而趨之者又以非蹈非也於乎君臣之義其在天地之間也猶之逃雨焉無之而非是履其土而欲潔其躬非也竊其名而佯棄其名非也謂隱獨高非也謂出獨卑非也謂世莫我知非之又非者也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盛智一人一心一心一智故一人不能當十人之視而視者不止十人一心不能當十心之疑而疑者不

止十人彼六千者千百世以前人也千百世之下且猶揭肺腑而定藏否也矧當其時乎語曰楚璧稱璞腐鼠亦稱璞月旦稱朔車軏亦稱朔名實相溷往往有之然而卒有能辨之者甚矣哉君子之出處不可不審也

梘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三